■2021年2月5日 星期五 ■责编:杨凌高 美编:刘勇 校对:周磊 安陽日報

我们的节日·春节

春联,拱出了春天的绿芽

□桑明庆

在我国过年贴春联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据说春联起源于五代时期。五代的后蜀国国君孟昶是个喜欢标新立异的国君,在公元964年岁尾的除夕,他突发奇想,让他手下的一个叫辛寅逊的学士,在桃木板上写了两句话,作为桃符挂在他住室的门框上。这两句话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上一句的大意是:新年享受着先代的遗泽;下一句的大意是:佳节预示着春意常在。据说这副春联就是我国最早的春联。

我小的时候,物资非常匮乏,过年村里普通农家很少能买到印刷的春联,主要靠村里小学牛老师和李老师俩人来写。写的内容也很单调,大多是毛主席诗"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还有就是"槽头兴旺""五谷丰登""农业学大寨""小心用电"。有一户,大人小孩都不识字,应该把"槽头兴旺"的对联贴在牲口棚,他家却贴在屋子里了,闹出了一个大笑话。两位老师很认真,他们在一个教室支起案桌,抖展红纸,饱蘸墨汁,瞬间教室里便氤氲着浓浓的墨香。李老师年轻写得快,但毛气,他笑呵呵地说:"我这是紧走不拣路,乡亲们来得快回去得快,过年不耽误事。"牛老师五十来岁,带着老花镜,脸上严肃认真,手腕起落有序,一笔一画地写,很规范,他说:"写对联就要规规矩矩,这样看着舒服,过年心里痛快。"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桌上的红纸上,红红的颜色反射在牛老师的脸上,让牛老师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由于村子大,户数多,每年从腊月二十六七起,牛老师、李老师两个人就开始写,一写就是几天,等候的人排成长队。有一年春节,有一户排到年三十下午还没有挨到,这户干脆不等了,回到家找来墨水,在割好的红纸上,上联画了五个"十"字,下联也画了五个"十"字。这家主人解释说,上下联共十个"十"字,期盼来年家里"十全十美"。当时尽管物资贫乏,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像日月更迭一样,谁也阻挡不住。

我的奶奶在83岁那年去世,在无限的哀思中,我们迎来了第一个春节。在我们那里有这样一个风俗,有人去世的人家第一年春节不能贴春联,要是贴了,是对故去的人不尊敬。"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盛大节日里,全家人非常想念奶奶,特别是父亲,经常凝视着奶奶的遗像自言自语地说:"娘啊,过年了,你在那边好吗?年货备齐了没有?"为了又有春节的气氛,又尊重风俗,父亲想了这样一个办法,就是在写春联时,在红纸上写成白字,全家动员想了一副春联:"山清水秀春光美,音容笑貌记忆新。"尽管不太符合平仄对仗的要求,但却表达了当时我们全家人的心情。这样用红色纸有了春节喜庆的氛围,白色字又寄托了对奶奶的哀思,一举两得。父亲的这个主意受到村里人的称赞,后来村里有这种情况的农户不少仿照这种做法。

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个春节,我在单位值班,单位大门口需要贴一副对联,由于大门高有三米,买不到这么大的对联,于是我们就决定自己写,买来了大红纸和笔墨等材料,从报纸上挑选了一副比较适合的对联,值班人员推来推去让我写,我斗胆写了下来,上联"太行莽莽顽强石",下联"洹水悠悠奋进波"。写好后,我们几个人打浆糊、搬梯子,三下五除二就贴好了。新年的阳光也多了几分柔情,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高高的大门,红红的对联,再加上门头上悬挂的大红灯笼,在阳光的照耀下,构成了一幅喜庆的年画。这时企业办李主任刚从企业检查安全回来,看到我们在贴春联就走了过来。李主任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高中生,很有学问,特别是撰写春联水平很高,词性平仄对仗都很工整。我上前与他打招呼:"李主任,你是专家,看看这副对联写得怎么样?"李主任说:"大体上可以,谁写的?"我说:"我写的。"他问:"谁编的?"我说:"我编的。"(实际上是从报纸上抄的)他说:"你小子可以,编得不错啊,太行对洹水,词性对,莽莽对悠悠,平仄对仗,顽强石对奋进波,石仄声,波平声,可以,平仄对仗,词性对仗,上下联工整。"我把报纸递给他说:"你看看报纸上登的新春联怎么样?"他从兜里掏出老花镜戴上,认真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笑了起来,说:"你小子真能,编得这副对联和报纸上的一模一样。"听后我们也都笑了起来,朗朗的笑声回荡在大门口的上空。

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印刷的春联多种多样,令人眼花缭乱。有胶印的,有铜版印的,有激光照排的,有烫金字的,有红纸黑墨凸现的。内容也丰富多彩,有唐诗,有宋词,有传统的,有现代的,但大多是新编的,有的对联内容与行业紧密联系,如党政机关"万里神州增瑞色,八规正气树廉风",环保部门"大美小康千重锦,蓝天碧水万卷新",文化部门"山美水美中国美,文兴国兴天下兴"等等。这些春联既与时俱进讴歌了新时代又传递了正能量,抒发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每家每户花上几块钱就能买到称心如意的对联。最近几年,文化、宣传部门每年都要组织书法家下乡义务写春联,农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艺术家饕餮盛宴,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搬进城十几年了,每年春节前我都要带着孩子,驱车百公里回乡下老家认真贴上春联,屋门、街门一个也不能落下,门神门贴样样贴全,贴好后拍照留影,作为纪念。

一副红红的春联传承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蕴含着千家万户对美好明天的期盼。红红火火新春联,开门见红纳千祥。春天,在红红的春联里不知不觉地悄然拱出了绿芽,呈现了一片无限的生机。

立春

□布 衣

从此刻起
大自然把崭新
托付给春天
初春
总是略带羞涩
在纷飞的雪花中
躲躲闪闪
岸边柳
淡如烟
春已到
冬,并未走远
交接 交融
要为这个时节
留下印记 刻骨铭心
南去的大雁
正在打点行装
守望家乡的鸟儿们
开始张罗甜蜜的爱巢
登高送目
阳气升而万物苏
你,早已热血沸腾

流过春节的一条河

□祁明星

一把菜刀就是一道风景
洁白的刀刃如一条长长的小河
泛着温暖的光芒
这条河发源于先民的炼铁炉
发源于铁锤的无数次击打
发源于磨石的无数次打磨
径直流淌了几千年
流进了千家万户
流进了农历新年
这条河在食物的江湖游刃有余
这条河映照出厨房窗前的曙光和月色
在一只大手或一只小手的牵引下
每天演奏出铿铿锵锵的交响
民以食为天
金木之间天生比邻
一块砧板就是一块肥沃的土地
这条河就以砧板为舞台
每天都要上演三场精彩的舞蹈
既然是一条河
免不了去浇灌那么多蔬菜和瓜果
还常有鸡鸭牛羊前来饮水
许多动物和植物
都会在这条河里留下闪光的记忆
每到大年三十
这条河都会如期涨潮
流淌出五彩缤纷的佳肴
涌动出一股股年夜饭的喷香
本来在水里游动的鱼
也会被这条河略加切削装饰
变成了"年年有余"的庆典
尤其是那刀片上
或明或暗的锈迹 斑斑驳驳的印记
如河岸上的黄土岩石和丛林
是它们滋养了这条河
又是这条河滋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滋养了红红火火的日子
滋养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

暗香(国画) 唐川府 作

母亲的年味

□洪 恩

一枝蜡梅的芬芳
唤醒静默欢喜的季节
她的剪刀上下翻飞
春风般剪过
窗花便驱赶了冰花
有了古朴的灵韵
欣喜挂满小院
年糕,腊肉,香肠……
丰盈了年的味蕾
心心念念的一锅炖肉
小火慢炖着幸福时光
晒一床崭新被褥
期盼早归的游子
春联红遍母亲的日子
鞭炮响彻蜕变的乡村
花灯一盏盏亮起
在心头开出红红火火的花
只是母亲的鬓发越来越斑驳
身影越来越瘦小
盛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
温暖浓浓的乡愁

家宴的年味

□沙胜群

也许是年龄渐长,也许是如今的年味真的淡了,让我越来越怀念以往过年那红火热闹的情景,比如说家宴。

酒席,安阳叫"场儿",在家办的"场儿"官称家宴。家宴不失为一种既省钱又体面的方式,体现了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在经济普遍拮据的年代,吃饱肚子是底线,吃好是奢望,吃席喝酒就是奢侈。不过到了年关,人们好像一夜暴富似的,大多数家庭都会多少操办几次家宴。

过年的家宴,按参加人员可分两种。一是纯粹一家人参加的,另一种就是招待亲朋好友的。相比而言,后者更为隆重热闹。家里条件好,或亲戚朋友多的,会操办好几次。老百姓厚道,吃了人家的讲究礼尚往来,即使再穷也会回请一下,所以你邀我请此起彼伏,这场家宴大戏,从大年初一开始,会哩哩啦啦持续一个正月。

严格来说,序幕是从进入腊月就拉开的。

首先要精打细算地采买。举办家宴的酒肉,是需要凭供应券或找关系买的。蓝色的"太行山",绚丽的"喜梅"烟,纸包的河南名酒三兄弟"张宝林",放在家里特有面子。凭票供应的猪肉少得可怜,往往是托人买一头猪几家分分,刀砍斧劈,霎时间人间多了许多"屠夫"。

然后是加工制作。买来的猪头,用硫黄把毛烫掉,再洗涮蒸煮。排骨去肉留骨;五花肉切碎剁烂,调成饺子馅,香气扑鼻;花生买来还带着沙粒,在院里支一口大锅,放半锅沙子,下面用树枝烧火,用一把大铁锹把花生和沙子不停地搅拌,焦花生的香味飘满大院。花糕都是自己蒸的,一根面杖,一把剪子,一把梳子,几枚红枣,几个黑豆,几双巧手,面团就变成了栩栩如生的宝塔、花团、刺猬、鲤鱼。

亲朋好友要来,总要人家看着窗明几净才有食欲,打扫房子必不可少。衣服是脸面,即使是自己缝制也要添置一身。

年货的置办过程忙忙碌碌、紧紧巴巴,却又充满了期盼和欣喜。

一直到年初一的鞭炮响起,家宴也正式开唱。性子急的,正月初一晚上就开始邀朋呼友。除了亲朋好友,单位同事之间互动也很多。那时还没长假之说,安阳有不过了安阳桥庙会不算过完年的习惯,所以初四一上班,往往是科长率先垂范把同志们叫到家里小聚,一是犒劳大家,二是交流沟通。然后其他的同志再轮流坐庄。家宴的好处就是不管是亲朋还是同事,不管是长辈还是上级,围桌一坐,顿时就少了拘束和距离。酒菜是丰俭由己,几个凉菜也可,满桌子鸡鸭鱼肉也行。不管是盒装还是光肚的,只要是酒就能上桌。菜很家常,味道一般,酒很廉价,但酒文化很是深厚,喝得实在且花样繁多,划拳猜火柴棒,比扑克大小,玩明七暗七,"外翻盅""吊顶""带酒",嗨得不亦乐乎。窗外鞭炮声声,屋内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有人喝多了,主家扶他小憩在床,甚至有的会留宿在家,待酒醒再走,谁也不会太在意,只是以后成为善意的笑谈。

东道主的家人也会上场敬酒助兴。一来二去,原来不认识的熟悉了,熟悉的更亲近了。知道了家门,认识了老嫂子、小弟妹。而他们的家人也知道了谁是张三,谁是李四,谁爱什么,谁脾气如何,都如数家珍。此后走在街上,老远就打招呼。

我的父亲几十年坚守过年在家吃饭的传统,在晚年突发奇想要求过年去街上大食堂吃一次团圆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老人家就回归老路,据母亲说老爸嫌吃过饭大家一拥而散,没有一点过年的味道。

中国人讲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能邀你到家中团聚,既是对你的认可,也是亲朋好友之间真挚感情的体现。每当我在家宴上看到大家开怀畅饮开怀大笑,就会时常生出都是一家人的感觉,觉得过年真好!这种感觉是在外边的酒店收获不来的。

我想我的怀念,不是因为家宴这种形式的质朴,而是在质朴中散发出来的浓浓亲情和年味……

祭灶马

□郭 震

"腊八祭灶,年下来到;小妮儿要花,小小儿要炮;老婆儿要衣裳,老头儿打饥荒……"在我们老家,每年一进腊月,这段歌谣就会伴着孩子们跳跃的脚步,唱遍东西大街、南北胡同。

又快要过年了。虽然离乡进城已近半个世纪,但每到此时缕缕乡愁总会萦绕心头。

小时候我最盼望的,除了大年初一就是祭灶过小年了。因为每逢祭灶,大人就会交给我一项重大任务——扎祭灶马。那时候,家里的神灵特别多,贴一张画着老头像的花纸或是用黄表纸写上字的小牌位,就是一位爷!老天爷、土地爷、财神爷、关老爷、钟馗爷、门神爷等等,连厕所也会有茅神爷值守。但人们最看重的,似乎都比不过老灶爷。你看,家里这么多神灵,只有老灶爷是由老灶奶陪着执政、受人供奉的。传说他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监督人间善恶并保护居家平安的。一日三餐,烧锅动灶,大事小情,都在他的眼皮底下,不把他老人家打发如意,必定会"上天难以言好事,下界不会降吉祥"了。

腊月二十三祭灶,最重要的是祭灶马了。要不,怎么送老灶爷骑马上天?老灶爷上不了天,怎么向玉皇大帝汇报俺家的好,说不定要降灾祸哩!俺家的祭灶马年年都由我来扎,你说这活儿重不重要?

扎祭灶马,一般都选在祭灶当天下午,有三件事缺一不可:一是找伴儿,边干边玩,一个人干没意思;二是备料,只需一根干透的高粱秆就行,但必须是当年的,往年的高粱秆劈出来的黍秆篾缺韧劲,容易断;三是找地方加工。最好的伴儿当然要数俺本家岭叔了,按辈虽是叫叔,其实他只比我大一个多月。虽然他腿跛,但心灵手巧,缺一差二他都能解决,而且他家后院有一个打油用的旧石盘,把四周的雪一扫,正好做我们的工作台。

一切齐备,开始加工。先将一根高粱秆剥皮,用湿布包着用手一捋,高粱秆干干净净,光光溜溜,然后再选当中不仅骨节长而且粗细匀称那几节,用刀子沿着骨节上边转着圈将高粱秆截为几段备用。第二步是劈篾,拿着一段高粱秆,从没骨节那一端用牙咬着一扯一扯,一根根篾子应声而下,瞬间,脱下硬壳的高粱秆像扒了皮的白山药棍呈现在眼前。第三步是下料,这可是个技术活,相当于设计初创。要按心里想好的马样儿,将剥扯好的黍秆篾和黍秆穰按马头、马尾、马腰、马肚、马腿、马蹄等不同部位一一截开,摆放整齐。最后一步就是扎马,等于组装合成。扎祭灶马关键在"扎",不准用任何绳捆胶粘,整匹马必须全部用高粱秆扎成。这最后一步虽最为关键,但若前几步特别是第三步做得好,扎起来按说也不难,可闹心的是往往在这一步上出问题。不是因篾子长短不齐一只马腿翘着落不了地,就是因扎的角度不对而马头弯、马尾斜,抑或是马腰扭劲。如牵着(实际上是拿着)这样的破马去祭灶,灶王爷怪罪下来那还了得!

若遇这情况咋办?只好整修。其他地方都好说,四条马腿最难调,往往是拆了装、装了拆,翻来覆去总难弄得马腿空间一样大、四蹄落地不摇晃。马肚上的一节黍秆穰是一个枢纽,四条马腿都需要在它上边固定,加上马肚上的一根总共有五根篾子要在它上边穿过,如果改来改去,这节黍秆穰极易掉渣,空间扩大,衔合力降低,篾子难以固定,枢纽必然失控。到头来,若不得不更换这个关节,那几乎等于全部拆了重来。

有一年扎祭灶马就遭遇了这个难题,马的一条左后腿翘着老不着地,反复调试了几次都不行,如拆了这条马腿再扎,黍秆穰左边就固定不住了,心里着急又害怕,担心到了祭灶时刻马牵不到家可咋办?这时候太阳落山了,天也冷了,手也僵了,心里的高兴劲儿早跑没影了,恨不得一脚把那马跺了!但又不能,只好求岭叔帮忙。岭叔就是岭叔!拿过来一看,他并没有动翘着的左后腿,而是来了个将错就错,把马的右后腿重新一调,和左后腿成了一致,四蹄落地,马头上扬,随后又将细黍秆篾做成的马尾巴一扎,又精神又稳当,我真服了。每逢牵着自己亲手扎好的祭灶马哼着歌回家,就觉得很有成就感,要是大人能夸两句,整个年下都高兴。

虽然老家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老规矩,但父亲从不管这事儿,俺家祭灶都是由母亲主持。晚饭做好,先上三炷香,再盛两碗山高水长的面条供在老灶爷、灶奶像前,拿祭灶糖给老灶爷、灶奶嘴上抹上蜜,好让他老人家上天多说好话;然后按娘的吩咐燃纸烧马,老娘在烟火缭绕中作揖磕头,口中祷告:"老灶爷啊!您是一家之主,有饭儿您先吃,有事儿您先知。请您老人家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再后,我会帮着娘揭去旧的灶爷像一起焚烧,以便等到大年三十再贴新的老灶爷。年复一年,每逢完成这种庄重而神秘的祭灶仪式,想着老灶爷、灶奶是骑着我扎的祭灶马上天的,心里就会觉得为家里干了一件大事。

故事还没有完,听大人说,村里有一个孤苦老头,因家里穷,祭灶连面条也吃不起,更别说有祭灶马了。他只用一碗白水两棵葱做供品,跪下磕头祷告:"一碗清水两棵葱,打发你老上天宫;你老请对他老禀,就说我的家里穷。"大人们虽当笑话讲,可我心里老不是滋味,没有祭灶马,他家的老灶爷怎么上天呢?

沧海桑田,今非昔比,转眼七十多年过去了,但静享清福之中思乡之情愈加浓烈。前几天,我专门托人从老家捎来几根高粱秆,和小孙女一起扎了一匹祭灶马。孩子们看到这匹如工艺品般的祭灶马,连连称赞,一个个忙拿出手机,连同我的乡情一起摄进了他们永久的记忆中!